

藏山祠與趙氏孤兒

李浩



文學溪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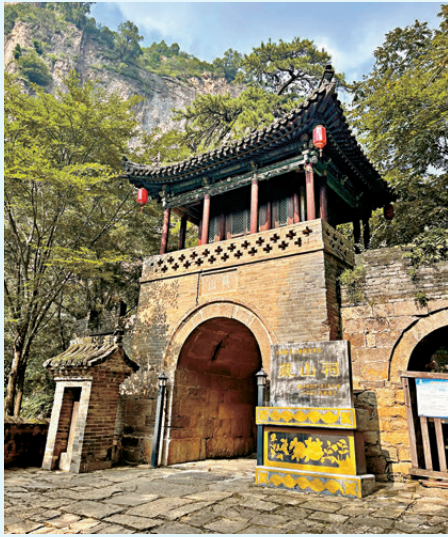
一座景色秀美的山峰，因一個歷史故事而得名，它被稱為「藏山」，具有收藏、藏匿和躲避之意，而後兩種意味更為顯豁。這則歷史故事對於中國人來說可謂「耳熟能詳」，沒有半點兒陌生感：春秋時期，晉國大夫趙朔被屠岸賈構陷，慘遭殺害，門客程嬰甘冒種種奇險並捨棄了自己的兒子，將趙朔的遺腹子趙武悄然救出並在此山中藏匿15年……關於信義、託付、忠誠、痛苦和復仇的漫長故事由此上演，它甚至部分地改寫了中國歷史。我來藏山，一是旅遊，更重的想法是尋跡——我看看，在這座藏山中能有什麼可供憑弔的歷史遺存以及它們是如何記載、言說「那個故事」的，在漫長歷史中我們的理解和理念又有哪些變化，它們是如何呈現在遺蹟、文化和記載中的？它，其實更值得細細品味。

介紹中說：「藏山，千峰疊障，萬壑含煙，危岩若削，洞穴幽奇，松柏參天，澗水潺潺，山光水色瑰麗，風景四季宜人；古剎建築，格局絕妙，疏密得體；所有樓、台、殿、堂、亭均依山傍壁而築，同自然景觀珠聯璧合，相映成趣，使人如在畫中，似入仙境，故有晉東第一名山之稱譽……」這介紹是大抵得體、準確的，它帶給我的也是同樣的感受。也許是曾從事美術專業學習的緣故，我對藏山的奇、峻、秀、危有着強烈的興趣，對於藏山中依山傍壁而建的傳統古建有着強烈的興趣，拍下了數十張具有「美學取景」意味的照片。我和同行的幾位作家，對「藏孤勝境」牌樓兩側的石獅生出了極大興趣。這些具有年代感、遺蹟感的古老石獅只有「半身」，將木柱妥帖放置於兩隻石獅間的「實用性」更是工匠們要考慮的，關鍵是，這些石獅與眾不同，它們似乎不夠嚴肅，有一點點的嘴角上揚、揚眉吐氣的歡快意味；我還特別注意到在藏山祠大殿，供奉着金色面孔的「敕封翊化福佑尊神」一側，一個製作精美、很有特點的面塑吸引了我的注意，騎在白馬上的程嬰是個褐色臉龐的漢子，他緊緊抱住懷裏的嬰兒，以一種緊張的、警覺的、恐怖的眼神在朝後上方看——妙，它有種不可言的

妙，那種狀態真是讓人感吁。我談及的是面塑的局部，它的下面還有「千層」，塑有月餅、核桃、葫蘆等，每一層，都由白底和鑲有金邊的「基座」分隔，上面塑有諸多的金色蝙蝠，像多層的蛋糕。當地人很不經意地告訴我，擺在大殿前的這個面塑是現代的，「沒幾年」。這個沒幾年的面塑讓我頗為感動——擺在並沒太多人潮的這裏，而它本身又包含了易碎的性質，做得不那麼精心，略有偷工減料大抵也沒多少人注意，可這位（或者是多位）藝人卻帶着一種謙敬做得一絲不苟。即使早早知道自己的作品會被放置在塵灰中，放置在一個不被眾人注意的點上，即使知道它留存的時間可能並不久遠，也一定用百分之百的精力和力氣來努力完成，這，是不是某些面塑藝人或者山西人的品格呢？在這個時代，竟然還有……

藏山祠，是一個很有藝術美感的建築群，在這裏趙武、程嬰共同分享着歷史榮耀和後人的祭拜，這，本也是應有之意，傳奇和佳話是他們共同建立的，他們兩個無一能缺。歷史激盪，那種情義，那種真誠的、不計利益得失的付出實在讓人感嘆，曾經有這樣的人，曾經有這樣的歷史發生——在留連中，我突然地想到程嬰救孤並非一人完成，還有更早犧牲的公孫杵臼等眾人。而程嬰，則在趙武重新獲得晉景公的器重、大仇得報之後自殺，一方面是表明心跡，一方面是以此報公孫杵臼等人的大義——這裏面，他難道沒想過自己被犧牲掉的兒子嗎？按照現代觀念，這個剛出生不久還沒有好好地看幾眼人世的孩子，又有何辜？憑什麼沒有人徵求他的意願，就讓他毫無選擇地作出犧牲呢？無論如何，這是個問題，真的是個問題。他該多想，多看看這世界，多體味這世界中的悲歡和辛苦啊！

負責講解的工作人員向我們介紹，藏山祠依山而造，充分利用了山勢的起伏與周邊環境，把東方美學運用得嫻熟、美妙。寢宮部分還可見金代風格，其他大殿多為清代重修，重修過程加入了更多的時代因素，已不復舊時模樣。以供奉趙武



●藏山祠一景

作者供圖

的「文子祠」大殿為一組，先祖廟、八義廟、啟忠祠為另一組，西側山腰還有一專門的「藏孤洞」，這當然是來藏山必到的核心景致之一。但就我個人的某種偏見，它很可能是種附會，偌大山域，趙武似乎不必非要藏進一個如此狹小的山洞才會獲得安全，畢竟那時沒有無人機，也沒有雷達搜索，在山林中藏匿一個人可能有諸多方法，而以為已經誅殺掉趙家所有男嬰、根除了所有後患的屠岸賈並未疑心，若有疑心，一個洞也是沒有太大用的，我覺得。

趙氏孤兒趙武，被程嬰帶至藏山，近二十年的時間，像師傅對待徒弟、像忠僕對待主人，也像父親對待兒子……想到「像父親對待兒子」，我的心又是一顫。看着趙武一天天長大，程嬰不可能不時時想到自己的孩子，若他是這般年紀，若他是這般健壯，若他是這般——在山上的每一日，對於程嬰來說都是一種獨特的煎熬，而且不只是來自A或B，而是整體性的、複雜的，連着脾胃、連着血液也連着肋骨的，他會時不時地疼一下，苦一下，心酸一下，茫然一下……會的，一定會的。其實他的死，如釋重負地自殺而死，某種內在的折磨和愧疚也是原因之一，對妻子，對孩子。他對得起A，但對不起B和C，雖然

從信義的角度，從良知和責任的角度，他也許必然如此。如果在今天，接受今日的這種觀點和理念，他，還會做嗎？

我想，他也許還會。是的，我用的是也許，這裏面有確然的一絲絲懷疑，但，也就一絲絲而已。忠義的概念和訴求也許在今日有了變化，可對事和物的恭敬、遵守卻在質上沒變，它還是一種需要；主和僕之間的契約關係也許已不再重要，然而，契約性和契約精神大抵還在；都是生命，都是一條有血肉的生命，犧牲A去保護B也許會在今日費更多的掂量，思付，猶豫不決，也未必能像古代那樣時刻自我說服，然而，在救和不救之間，如何能救的關鍵點上，有些人還是會作出犧牲的，有些人也會如此選擇——只是，數量可能會變得更少……公孫杵臼和程嬰，在那個時代就不是少數嗎？不是少數，那可能就有無數趙氏孤兒的故事，他們的影響力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強大了。是的，何謂勇敢，何謂忠義，何謂良知，何謂堅韌，它需要重新梳理與審視，但這些詞，大抵還是人類向善向好的需要，在今日也依然如此。

只是的確苦了那個出生於程嬰家的孩子，父親對不起他，人世對不起他。「這座殿，稱為『假孤殿』，裏面祭祀着的是一個嬰兒，也就是為救趙氏孤兒而喪生的程嬰之子，它是全國唯一為祭祀嬰兒設立的一座宮殿……」儘管可能是唯一（據同行的當地朋友說，它不是唯一，在本地某個偏遠的村子裏，也有一座專為程嬰之子設立的小廟，只是規模小得多），解說員卻有些潦草，她甚至沒有安排我們進入，「裏面沒什麼」。可我，卻想進入這座規制較小的偏殿，甚至想，對着裏面的泥塑、面塑或者陶瓷的娃娃鞠個躬。能為這樣一個嬰兒建一座祭祀的殿，了不起，它反映着民風民意，反映着，人們沒有忘記某些犧牲，哪怕他還只是一個孩子。遺憾的是，我也沒有向前一步，而是跟着人群，朝着後面走去——那裏，有更美的景致和更多的建築，然而，是這個嬰兒從沒見到過的。

在鮮紅的國旗下

（外一首）

閻敬督

鮮紅的國旗下
我們學會辨認一種顏色
它是從血管裏提取的火焰
旗杆是筆直的脊梁
托舉這匹迎風展開的綢緞
風來時，獵獵作響
無數聲音在布紋間共振
吶喊、誓言、歌聲
以及未曾說出口的沉默

我曾見過它
在廢墟上冉冉升起
它還應該有其他的名字

叫信念，不肯熄滅的星火
叫一個民族咬碎牙齒後
嚥下的血與痛

更多時候
它只是安靜地
站在校門口
廣場中央、辦公樓前
它不言語
卻見證着一切

十月放歌

一片梧桐葉旋落於廣場
十月的琴弦悄然繃緊
風從北方的白樺林啟程
穿過稻田的金黃與棉花
的柔軟
在每扇敞開的窗前
調試透明的色調

這是成熟的季節
萬物交出答卷
石榴裂開唇齒

高粱垂下頭顱
而群山，沉默的樂手
它起伏的脊背
抵近大地的胸腔

聽見了嗎
號角在舊磚牆上回響
那裏刻着先輩的名字
他們用骨血譜寫的旋律
在每一個黎明
重新被紅旗擦亮

廣場上白鴿振翅的背影

與年輕母親
哼唱歌謠時的身影多麼相似
孩子們追逐泡泡
那些易碎的圓球
竟也耽着天空的倒影
在笑聲中升騰、破滅、重生

哦，十月
你不僅是收穫的月份
更是播種的時節
當夜晚將沉默裝進行囊
我把自己調成一把豎琴
讓月光奏出祖國心跳的節奏

時代詩行

三代人的讀書燈



指間歲月

海上花開

家中的角落裏，放着一盞落滿灰塵的簡易煤油燈。我幾次想扔掉，媽媽總是擦乾淨又放下，說小時候上學全都靠它呢。

媽媽那代人上學時，還沒有檯燈的概念。畢竟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電還未普及，能上學已屬不易。那時候，學校的早自習要5點多到，晚上還有晚自習。上學的孩子可謂是「披星戴月」，學習看書沒有燈是不行的。當時家裏一般只有一盞煤油燈，裏裏外外全靠它。可買蠟燭又太奢侈。於是，媽媽和她的同學們，就每人一個自製的小煤油燈。它一般是用空的墨水瓶或小玻璃藥瓶做成的。燈芯則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鐵片捲成的管兒，另一部分則是一節粗棉線。除此之外，還要剪一個和瓶口差不多的圓鐵片，中間挖孔，把管子插進去。這樣，瓶裏只要倒一點兒煤油，就是一個簡易的燈了。媽媽說，那時同學們常常一抬頭，個個都是頂着「熊貓眼」和「黑鼻孔」。這不是因為熬夜，也不是因為燒火，而是看書時被煤油燈熏出來的。即使這樣，她們都沒覺得辛苦，每個人都很珍惜這來之不易的上學機會。

到了我這一代，家家戶戶都裝上了電燈。一個透明的燈泡，裏面是幾根鎢絲，一拉繩子，燈就亮了，再一拉，燈就滅了。晚上，吃飯的小方桌收拾乾淨，搖身一變，成了我們寫作業的「主戰場」。我們姐弟三人彎着腰，埋着頭，在昏黃的燈光下寫寫算算。有時候，正寫得忘情處，只聽燈泡噼噼叭叭一陣響，接着閃兩下，燈便滅了，那多半是燈泡燒壞了。燈泡燒壞倒還好說，更怕的是颶大風、下大雨的時候。這時，電壓不穩，燈泡閃幾下就滅了。出門一看，鄰居家的燈也黑着，那便是停電了。這時，我們只能拿出備用的蠟燭，在跳躍的燭光中，手忙腳亂地繼續趕作業。後來，家裏換了日光燈，我們那兒



●三代人的讀書燈一代比一代亮。AI繪圖

叫「電棒」，長長的、白白的一根，一頭還帶着啟動器。有時候打開燈，它老是閃，半天亮不起來。我就踩到桌子上，按住啟動器不放，過一會兒，燈才「嗡」地亮了。燈光從黃色變成了白色，我們也一天天長大。作業越來越多，那盞燈常常一亮就是半宿。

到了女兒這代，一盞護眼檯燈是書桌的標配。剛上幼兒園時，我給她買了台普通的護眼燈。過了幾年，女兒開始表示不滿說：「同學的檯燈都有好多功能。小果家的有亮度調節和番茄鐘提醒」「艾艾的爸媽老擔心她近視，買的帶坐姿矯正器的」「張子睿的是帶閱讀架的，可以把書直接放在檯燈支架上」「隔壁班還有個更高級的，直接帶AI輔導，像一個學習機一樣……」女兒滔滔不絕，如數家珍。我打開手機一看，果然是功能繁多，讓人眼花繚亂。我又給她買了一盞新的。檯燈剛到沒幾天，女兒就把它各種用法摸得清清楚楚。女兒很快習慣了新檯燈的陪伴。她給它貼上喜歡的貼紙，給它起名叫「亮仔」。在燈光下，她做完一天又一天的作業，讀完一本又一本，也一天又一天地長大。

從熏人的煤油燈，到昏黃的燈泡，再到女兒這代多功能護眼燈，三代人讀書的燈光，一代比一代亮。我們對未來的追求也在這份光亮中，一代比一代走得更遠。

慢煮一壺秋



筆尖故事

周漢兵

午後，秋雨終於淅淅瀝瀝下了起來，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

我翻出幾本舊書，放在陽台窗前的茶几上，卻不讀，只是安靜地坐着，望着窗外的雨。

「來，煮茶！」妻子端來那把很久沒用過的養生壺和一罐夏天收存的刺梨乾，放在茶几上。壺是透明的，裝有小半壺水。

我擰開裝刺梨的玻璃罐，一股酸味先衝出來，不衝鼻，是那種有點悶、帶點野性的酸。也沒多想，抓了幾顆丟進壺裏，插上電源。

刺梨乾是切了片的，黃褐色，邊緣乾得發皺，像秋天縮了水的落葉。隨着水溫升高，它們先是浮在水面打轉，慢慢沉下去，把水染成淺淺的金色。我坐在桌邊看，看那些乾癟的果片一點點吸水、舒展，像醒過來一樣。

幾年前，我曾在村裏碰見一叢刺梨。當時不認識，朋友指給我看：矮矮的灌木，枝上全是小刺，果子黃澄澄的，頂上還頂着一圈乾枯的花萼，像個小皇冠。我伸手去摘，被扎了一下，縮回來。朋友笑，說「它的名字就告訴你別碰它了」。後來還是摘了幾顆，咬了一口，又酸又澀，舌頭都麻了，趕緊吐掉。朋友又笑，說「這個要煮的，誰讓你生吃」。

回家說起這事，妻子抱怨道：「怎麼不多摘點回來？刺梨果好！補充維C，幫助消化，還能解酒。」那以後，每到刺梨成熟的時候，妻子都要催促去採摘刺梨果，曬乾後裝在玻璃罐裏。除了泡茶，煮肉時放上幾顆，那肉就有了特殊的果香。

水開了，刺梨果在壺裏上下翻滾，酸味從壺嘴裏往外冒，很快整個陽台都是那股味道。這種酸，不是檸檬那種清爽的酸，也不是食醋那種尖利的酸，而是帶點澀、帶點土氣的酸。

倒了一杯，晾到溫熱，淺喝第一口，酸得皺眉。第二口，還是酸。第三口，舌根那裏慢慢泛起

一點甜，很淡，但確實有。那種甜不像糖，倒像是從酸裏自己長出來的，帶着一點草木的回甘，讓我想起了柑橘花茶。家鄉盛產柑橘，每年橘花盛開的日子，撿拾那些墜落的橘花，曾是童年裏有着無窮快樂的事情。這些撿回來的橘花，不用清洗，去掉花蒂，直接放入簍箕裏晾曬至乾，就成了最經濟、最生態的茶葉。天熱下地回家時就泡上一壺，頓時清香撲鼻。

我端起杯子站在窗邊，窗外的雨不大，柔和地飄着。偶爾有一陣風，也不大，樹尖隨風輕輕搖擺，梧桐葉子發出沙沙的聲響，幾片葉子悠悠地翩然落地。屋裏很安靜，只有養生壺偶爾重新加熱，咕嚕咕嚕地響，直到最後咔嚓一聲跳開。

我重新坐定，拿起一本書，散漫地翻着。這書是看過的，不過當時讀得很快，不少文章只是囫圇吞棗，甚至說是走馬觀花。今天，不用急着翻，也不用急着讀，只是慢慢品。不多時，淡淡的思緒、淡淡的回憶、淡淡的快樂便溢出來，不寡淡，不濃郁，剛剛好。就如這仲秋，不燥不冷；也如這時光，不緊不慢。

我續了兩次水，一壺茶喝了一下午。最後一次倒出來，壺底的刺梨片已經泡得發白，軟塌塌地躺着，像完成了一件事。水的顏色已經很淡了，味道也淡了，但那股淡淡的酸和淡淡的甜似乎早已融入刺梨乾的骨子裏。就像秋天走到深處，不再需要人工刻意雕琢，韻味渾然天成，該成熟的成熟，該收穫的收穫，該飄落的飄落。倘若有陽光，再有一點微風，席地坐在公園的椅子或者草坪上，那日子就再愜意不過了。

而兩天煮茶，也是不錯的。煮茶，煮的不只是茶，也是在煮秋，煮的是時光，也是自己的心性，等水開、等味出、等溫度剛好。幾顆刺梨果從入水變濕，到完全舒展，到最後軟塌，味道從濃郁到清淡，幾個小時的時光就悄悄過去了，半日的秋也被煮熟煮透了。



●煮茶也是煮秋。AI繪圖